

加入救援队、自费购买AED、捐献造血干细胞……

这名90后说：“能帮到人就是缘分”

青年人物

“如果躺在病床上的是我呢？”在得知自己捐献造血干细胞配型成功时，朱彤又惊又喜。因为在她之前，红十字会已经联系过其他潜在的捐献者，但对方因客观原因婉拒了。命运的指针，最终落在了她身上。3月底，这名29岁的设计师完成了造血干细胞捐献。

这种“随时准备拉一把”的念头，早已嵌入她的日常。她的车里常年放着一台自费购买的AED。车上贴着标识，万一有人需要，可以随时砸碎车玻璃取用。“如果能挽救生命，车玻璃什么的都是小事。”朱彤平静地说。

青年报见习记者 张振宇

一场“像中奖一样”的缘分

3月底，上海蓝天救援队队员朱彤完成了一件她形容为“像中奖一样”的事——捐献造血干细胞。

这个“中奖”的说法并非夸张。2020年，朱彤在一次社区献血活动中留下了血样，加入了中华骨髓库。那时的朱彤大学毕业，跟着家人一起参加了社区的献血活动。“当时就是家里面人一起去，我也就跟着去了。”六年的时间过去，渐渐地，她自己都快忘了这件事。

直到今年过年前，朱彤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。和许多年轻人一样，平时不认识的手机号打来的电话，她一般能不接就不接，“除了外卖电话”。电



▲朱彤拿着自己刚捐献的造血干细胞。

▶蓝天救援队的队员们来看望朱彤。

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



话那头告知她配型成功的消息时，她的第一反应是怀疑，“甚至加了微信之后，我还要求对方给我发工作证明之类的。因为我觉得这一切太巧了，生怕自己被骗了”。

这通电话最终被证实是真的。更让她意外的是，从接到通知到完成捐献，整个过程推进得很快。

确定捐献后，朱彤面临的第一道坎不是身体上的，而是父母。父母最初的反应是本能的担忧，“他们觉得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骨髓移植手术，要麻醉、要手术，比较吓人。”朱彤说。

她没有过多纠结，而是去查了很多案例，也让父母自己去了解现在的采集方式。事实

上，现在的造血干细胞采集已经不再需要做骨髓穿刺手术，而是通过外周血采集，“没有想象中要麻醉、要手术的那种可怕”。了解清楚后，父母也转而支持她。

为了捐献，生活按下“慢放”键

在捐献之前，朱彤的生活轨迹和“安静”这个词相去甚远。她喜欢打拳击，喜欢那种带有对抗性的运动。她加入上海蓝天救援队，参与了去年静安马拉松的保障工作，还进行过绳索训练、水域训练。

为了捐献，这些活动都被按下了“慢放”键。

“从过年前知道要去体检开始，一直到采集这段时间，运动频率都降低了。”她减少了拳击训练的频次，健身房也不敢常去，“担心锻炼完之后免疫力比较低，怕自己感冒，影响捐献。”她轻描淡写地说，为了挽救他人的生命，这些事情都可以延期，“因为知道有一件大事在等着”。

真正进入捐献流程后，她打了至少11针动员剂——比一般人多，因为对她的采集工作持续了两天。第一天的采集结束后，她的采集数值比预期低。同时，医院那边传来消息，患者是一名20多岁的男生，体重比朱彤重不少。由于治疗期间身体状况有变化，因此朱彤被通知需要再多采集一天。

多采集一天意味着多打一针动员剂，多承受一天副作用，也多了一天的心理压力。“前一天采集过程中我有些副反应，心里也害怕第二天会不会很难受、情况会不会加重、到底能不能顺利采集完。”不过好在第二天的采集一切顺利。

采访中，朱彤还打趣地说：“多采集一天，我唯一的遗憾就是少了一天睡觉的时间。你知道对于打工人来说，一天的休息时间有多难能可贵吗！”

“一种命运的交换”

患者和朱彤年龄相仿，两人是素未谋面的同龄人，相隔千里，却因为血液里某种罕见的基因标记，被命运拽到了同一条线上。事实上，这名患者的最佳配型并非朱彤，但红十字会联系上那名潜在的捐助者时，对方因为一些客观原因，婉拒了这次捐助。“当我得知这件事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：如果躺在病床上的是我呢？我也希望有人愿意拉我一把。”朱彤说。

在被追问意义的时候，她没有把这次捐助说得很崇高，甚至还会把话题拉回日常。“其实就是做了该做的事”，但在不经意间，两个同龄人，一个在病床上等待，一个在捐献床上躺着，某种无形的天平在那一刻倾斜了。“这也算一种命运的交换吧。”

她说，如果将来有机会见到那名受捐者，除了希望对方好好

康复，还希望他能将这份善意传递下去。“有能力的话，多去做公益的事情，”她说，“把善意传下去，不是单向的。”

这份对善意的理解，并不止于这一次捐献。她曾在车里放了一台自费购买的AED，花了四千多元钱，“在打工人的钱包里算是一笔比较大的支出”。她在车上贴了标识，想着万一有人需要，就可以立即砸碎车玻璃取用AED。“如果能挽救生命，车玻璃什么的都是小事。”朱彤说。

“高精力人群”的日常

朱彤的朋友给她贴过一个标签：高精力人群。这个评价不是空穴来风。她的本职工作是一名设计师，“盯着屏幕画图”是日常。日常的工作并不轻松，但她还能抽出时间参加蓝天救援队的训练和任务。“可能就是工作太忙了，想着多拓展一些精神上的东西。”她说。

在加入蓝天救援队之前，她就在新闻上看到过这支队伍的身影，“埋下了一颗种子”。到上海工作稳定下来后，发现这座城市很大、包容性很强，有正规的蓝天救援队机构，就想着“加入试试看，哪怕参与不了救援行动，也能干杂活”。

加入蓝天救援队之后，朱彤参与了更多的公益项目。2025年，她曾参与了静安马拉松的保障任务。保障工作并不轻松，需要从凌晨一直忙到晚上。“身体肯定很累，但是精神上是愉悦放松的。”朱彤说，志愿服务的累和工作的累是两种类型，“互相弥补了”。

即便是这次捐献住院期间，她也完全没有闲下来。作为“高精力人群”，朱彤还时不时和朋友打会儿游戏。“打打游戏、看看视频、下下棋，有时处理一下工作。”捐献前，朱彤只和少数同事说了捐献情况，大部分的人还是通过朋友圈才知道这件事。“很多人看了我朋友圈后夸我，觉得我太伟大了，”她有点不好意思地复述，“都是夸人的话。”

采访最后，记者问她，怎么看待自己做的这些事——捐献、救援、自备AED。她想了想说：“其实也没想那么多。就是觉得，能帮到别人，那也是缘分。”

青年时评

青年 为青年发声 发青年之声